刘慈欣就是一位普通的工程师类型科幻迷。

“我确实是一个铁杆科幻迷。”刘慈欣在未来事务管理局主办的2019另一颗星球科幻大会上说，“而且我觉得我是新中国甚至整个中国第一代有自觉意识的科幻迷。在之前有很多科幻小说，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后，50年代有大量的科幻小说，但据我所知，那个时候好像并没有出现一批叫做科幻迷的群体。”

这个活动的名称是“何慈康松读者见面会”，这四个字依次分别指何夕、刘慈欣、王晋康、韩松，他们被科幻迷称为“四大天王”。那天，是他们首次齐聚，以“何慈康松”的身份与粉丝们见面。大会中有几乎一半的人都想为这个论坛排队，但现场只能容纳两百多人。四个人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走上台。刘慈欣坐在科幻迷中间，感觉到了自在，还主动向其他作家提问。

他对台下仰望他的粉丝说：“至于说为什么喜欢科幻，我可以列出一大堆理由。但是，如果你喜欢什么东西，并且能明确地列出一批理由，那可能并非是真正的、由本源产生的喜欢。就像我们很多人喜欢钓鱼，喜欢足球，你真的问他为什么喜欢，他可能说不出来。”“而且对于身为科幻迷和喜欢科幻这件事，我也没有把它看得多么了不起。喜欢科幻的人很多，我们在生活中总得喜欢一些东西，对吧？你喜欢什么，这可能和方方面面的很复杂的因素有关系。有时候一两句话是说不清楚的。”

刘慈欣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是：“美妙人生的关键，在于你能迷上什么东西。”这句话来自他的长篇小说《球状闪电》，有不少人认为这是《三体》前传，甚至刘宇昆在翻译《三体》时将其部分内容放进英文版译文。

“现在翻开书（《三体》）感觉文字很陌生。”刘慈欣在《宇宙观察者——刘慈欣及〈三体〉的成功之路》新书发布会上说。

11月14日至15日成都举办的成都科幻周与星云嘉年华活动中，刘慈欣说当时写《三体》的过程中，他所需要面对的生活中的问题比现在多得多，需要努力沉浸到想象的世界中去，“当时感觉自己好像生活在两个平行世界之中，这两个世界完全不一样，也完全没有任何关系，就不停地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切换。”刘慈欣说“那是一种很奇怪的一种感觉”。“那种感觉后来再也没有过了吧。”他又补充说。

这本《宇宙观察者》的作者是星云奖的发起人之一董仁威和其子董晶。董仁威在书中讲述了刘慈欣的生平与核心观点，他将大刘的科幻观总结为“自然主义科幻观”。

董仁威在发布会上说：“大刘认为，科幻的永恒主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，宇宙是永恒的伊甸园，人类应保持对自然的敬畏与好奇。这与十九世纪兴起于西方的文学流派自然主义有某些相似之处。自然主义文学流派主张以科学实验方法客观记录社会现象，自然主义作家不做一个政治家或哲学家，而要做一个科学家。刘慈欣则在科幻创作中发扬了这一传统，并将其推向极致，创造了二十一世纪文学的‘新自然主义’。”

刘慈欣常说，自己每一个关键点都是幸运的。9月11日，他在第37届银河奖颁奖现场表示：“《三体》在出版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中国经济起飞时期、高速发展时期，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开始变得开放，开始不仅仅关心周围那一亩三分地，开始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——更远的时间、更远的空间。”

他认为西方读者对《三体》的喜爱主要来自于对黄金时代的怀旧，在西方科幻创作把目光从远方收回到人本身的时候，西方读者仍然渴望过去的科幻。他还给出新的例子，安迪·威尔小说的流行也佐证了西方读者至今仍然怀旧。

刘慈欣的偶像就是黄金时代作家阿瑟·克拉克，他曾说：“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对阿瑟·克